

> 闲话

父亲母亲用他们播种的麦子和蔬菜养大了四个子女,并让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飞出了山村。父亲母亲爱他们的子女,却从不愿离开劳作一生的土地和子女到城市生活,而是像树一样坚守在故土。

“周末不忙就早点回家,我买了几袋麦子,回家帮我淘淘,磨点面粉做点挂面给你们姊妹几个!”母亲在电话里殷殷地絮叨着。

“妈,你和爸身体不好,做不动别做了,我们买点现成的,方便。”我应道。

“外面买的不好吃,这是本地土麦子做的!”

“妈,没别的事挂了,我忙着陪孩子练琴!”说完我匆匆挂了电话。

周末,想想不放心,抽空回到乡下,刚进门便看到面粉和面条已做好。我很生气,父亲腰痛已拄上拐杖,母亲因类风湿所有关节已经全肿大变形。想着这些,又心疼又生气:“都不会照顾好自己,尽瞎操心!”见到女儿的父母却乐哈哈,满脸喜气,母亲忙着去做饭,父亲和我讲他的诗稿。

父母年纪已大,实在做不动,才肯放下土地不再种麦子。而我从参加工作后,就实在不忍看到父母种麦子了。从小陪父母种麦、割麦、打麦磨麦秸,那麦芒总像刺一样灼痛我的心我的眼。

“麦地,别人看见你,觉得你温暖,美丽。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,被你灼伤。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。麦地,神秘的质问者啊,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,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,你不能说我们两手空空。”海子的这首《答复》,第一次读便打动了。靠父母用麦子喂大的我,想起麦子的温暖,麦芒的锋利,忍不住流泪——感激的泪!心疼的泪!

父亲的麦田是村里最边远的一块,沿门前的小河要步行一两个小时才

父亲和他的麦田

□ 杨春薇

到。那时,没车路,人走河埂,牛车只能在河水里行走。水流湍急,牛车在水里行走和划船一样,瘦小的父亲要凭着经验,压着车辕,指挥着牛走。后来父母种不动地,沿河岸也修了一条光滑的水泥路,车马再不用涉水当路,河里反而不见水了。现在,我们常从这条路开车去近竹箐看瀑布,但绝没人会想到父亲曾拉着麦子在河里艰难地蹚过。我曾问父亲:“爸,当年村里的地是你分的,干吗就要选这么远的谁家都不要的这块地?”爸说:“因为大家都嫌远,我是村干部当然只能留给自家了,而且地肥水又方便,有什么不好?”这便是村里无人不敬重的厚道善良的父亲。

秋天刚收了玉米又得赶着种上麦子,冬天闲忙,春天一来又要忙着拔草剪野燕麦。父亲白天忙村里的事,每每太阳下山才有空去给他的麦田浇水,总是深夜才归。我问父亲:“独自在黑夜里走10多里幽深的山谷小路,会不会害怕?”妈接话说:“你爸不迷信,什么也不怕。”现在想想,或许在那些个月光如水或是月黑风高的夜里,独自走在石埂上回家的父亲,听到的是流泉和着谷风夜鸟合成的天籁之音,想到的是满地金黄和丰收的希望,还有子女们餐桌上争抢食物的快乐,来不及去感受恐惧、孤独。

五月麦黄时节,开始收割的父母更忙了。从月亮未落尽的早上要忙到月亮升起的晚上。中午,烈日和麦芒争相刺眼,仍不停歇。啃个馍馍,喝口凉水便是一天。周末,我们虽是孩子也得随父母去帮忙。五月日头最毒,白花花的太阳下,很少有风。只听见割麦声在空气里流动,父亲挥动的镰刀在热浪里闪着锋利的刀锋,刀锋过处一层一层的麦子便整齐地躺在身后。忙不得擦掉满脸的汗水,回过身,又娴熟地用绕子草捆

出一把一把的麦垛。而我总是不停地眺望前方,计算着前面还有多少麦子。不时慨叹道:“看不到头,真希望少点!”父母却乐呵呵地说:“我们倒想天天有割不完的麦子!”那时的自己,只是伤心麦芒刺疼手,担心太阳晒疼脸,却不知粮食在父母的眼里却是养活我们的口粮,是全家人一年的希望与幸福。

最难的任务还在后头:翻晒打壳。父亲却说麦子算是最好侍弄最方便打理的庄稼了,种下就凭它自己长。而此时他的同事闲暇时大多是在牌桌麻将桌边度过,只有父亲办好公事,不是到地里干活,就是在家读书看报。父亲总是耐心对待每个人、每片庄稼,从没见过他发过火动过怒。麦子运到家,要一垛一垛搬到楼上,天晴再搬下楼,在太阳下翻晒,晒干才一把一把捶打。打下的麦粒和壳,还要用簸箕扬,用筛子筛,父母就这样,淹没在麦壳灰尘里,十天半月才能干完。我常见父亲洗完澡,在手臂上背上擦抹药膏,直到现在皮肤也常要擦药,我想这应是麦芒惹的祸,伤的腰应该也是日夜劳作留下的痼疾,于是更不喜这刺眼的麦子。

如今父母真的种不动地割不动麦子,我却又突然希望父母还能守着他们的麦田,秋天播种,春天锄苗,夏天收割,看一车一车金色麦子拉回家,陪父母蹚着河水迎着谷风一家人再去麦田劳作。

有依旧年轻能劳动的父母,有充满希望的麦田,有姐妹的笑声,即使走的是凶险的水路也胜过平坦却索然的路。我从未想过多年后河水会断流,麦田里会长出塑料棚。那些曾经惧怕的劳动、金色刺人的麦穗,反而淌成我生命中最美的那段河流,永远不会干涸。一条涌动着金色麦浪的河流,父亲一直是它的守望者。

> 天伦

走错了门的老人

□ 汪霖

周末去看新买的带院子的房子,推开门,我和老公都愣住了——院里,竟站着一位陌生的老人。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工作服,脚边放着铁锹和三齿耙,门口还停着一辆小推车。他背对着我们,正专心打量着光秃秃的院子。我和老公交换了一下眼神:这是谁?

我们上前询问:“您这是要干什么呀?”老人有些耳背,看见我们后,反倒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:“这是我儿子新买的房子,我来清清这石头,要是埋地底下就不能种菜了!”

新房刚交付,外观基本一样。我们没再打扰他,而是绕到北面,用钥匙打开了屋门。从阳台望出去,看见老人已经选好了工具,正打算干活。老公赶紧喊:“大爷,您先别着急干活,再看看这是不是您家的房子……”

这回老人听清了,不解地望着我们:“这是我儿子的房啊?他带我来过。”

“我们用钥匙开的屋门!”听我们这么一说,老人疑惑地看着刚打开的阳台,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,终于掏出了那部老年机,眯起眼,哆嗦着拨通了号码。老

人没说几句话,就把电话递给了老公。

原来,他儿子确实也买了带院的房子,和我们买的这套格局是一样的,只是在另一个区,现在还没交付。之前儿子带老人来看房,老人没弄明白,以为这套就是儿子买的。儿子买了新房,当爹的高兴极了,一心就想着帮儿子做点什么。

“不让他管,他就是不听……”老人的儿子在电话里连连道歉。挂掉了电话,老公大声向老人解释。这次,他总算听明白了,不好意思地接过电话,仔细放进口袋,搓着手,却舍不得离开,又进屋里参观。

“房子不孬,真大。”老人仔细地打量着屋子,“我儿子买的跟这个一模一样,也带这么个大院子,价钱最贵。你们认识我儿子吧?他叫李杨,在大单位工作!”他说出儿子的名字时,挺直了胸膛,下巴不自觉地微微扬起,那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。我们没接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买房子肯定花了不少钱,我一点忙也帮不上,就寻思着给他拾掇拾掇院

子……我是个睁眼瞎,可这院子该怎么归置,我都替他想好了……”

老人滔滔不绝地描述着他的“规划”。说得很详细,也在理,肯定是下了一番心思的。太阳落山,我们该走了。锁门时,老人收拾好工具放到了推车上。

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,他又在后面喊住我们,请求我们带他去看他儿子的房子。我告诉他:“你们的房子还没达到交房条件,现在进不去。很快也要交房了,再等等吧!这么好的房子您肯定喜欢!”老人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,深深的皱纹像极了那幅名叫《父亲》的画。

在一位老父亲心里,儿子能凭自己的能力置办新房,房子不论大小,都是老人的骄傲。

我们目送他离开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长过了一排排整齐却空旷的新房。那辆小推车发出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的轻响,不紧不慢,合着他略显蹒跚的步子,消失在拐角处。一个父亲全部的爱与骄傲,仿佛就装在那辆小小的推车上,吱呀作响,像一曲生动的音乐,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他对儿子的关怀。

> 世相

赶路人总会遇到热心人

□ 胡高兰

周末,我去市里阅卷。从镇上到市区学校,车程要整整一小时,怕路上耽搁,出租车师傅6点10分来接我,我更是天不亮就爬起来洗漱吃饭。

抵达目的地时,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,清晨的寒气裹着残留的夜色扑面而来。车里还带着空调的余温,但我刚一脚踏出去,冷风就像细针似的钻进领口。我赶紧拉紧衣领,瞥见右边门卫室亮着灯,那暖黄的光在灰蓝的天色里像颗小太阳,格外显眼。反正校门还没开,我心想,不如先去门卫室躲躲寒,等天大亮了再说。

我敲了敲门,一位大爷探出头来。我连忙笑着说明来意:“大爷,我是来参加阅卷的,到早了,想在您这儿暖和一会儿,外面实在太冷了。”大爷立刻拉开门,搬来凳子让我坐下。门卫室不大,却被炉子烘得暖暖的,我悬着的心也跟着落了地。

闲聊时,大爷听说我天没亮就起了床,坐了一个小时的车,还要阅卷一整天,便硬把取暖器推到我身边,让我眯一会儿补补觉。我连连推辞,却拗不过他的热情。那一刻,我觉得这一整天的心情都被点亮了。临走时,我再三道谢,大爷却笑着摆手:“这有啥,不用谢。”

这样的善意,我早已不是第一次遇见。

几年前,也是这样料峭的清晨,我去市里参加点课赛,等车时冻得直打哆嗦。路边一家米线店亮着灯,我犹豫着走进去,问能不能在店里等车。老板立刻热情地招呼我:“随便坐!”还端来一碗热汤。热汤入喉,暖意顺着食道一路蔓延,瞬间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气。

还有前年,我一个人去大医院看病,慌慌张张地把行李箱忘在了护士台。回到民宿才发现,正急得团团转时,民宿老板却拿着我的行李箱走了进来——原来他去医院送客时,看到护士台前无人认领的箱子,箱子上有我绑的特殊布条,认出是我的,便特意帮我带了回来。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他却只是笑笑:“出门在外,谁都有忘事儿的时候。”

中午下山吃饭时,我走进一家馒头店。早上吃得饱,本不怎么饿,谁知阅卷一忙就过了饭点,此刻已是饿得眼冒金星。老板刚从微波炉里拿出三个热馒头,说我的要再加热一下,让我稍等。这时,店里一位拄着拐杖的客人见我饿得发晕,便说:“我一口气吃不了三个,你先拿一个去吃吧。”我连忙道谢,老板也贴心地另拿了袋子,装了馒头递到我手里。那一刻,这位拄着拐杖的客人,在我眼中无比高大。他笑着说:“一个馒头而已,不用谢。”

此时此刻,我好像明白了,人在旅途,从不是孤独的奔赴。那些萍水相逢的善意,是寒夜里为我留的一盏灯,是冬日里递来的一碗热汤,是饿到发晕时塞在手里的馒头。这些细碎的星光,散落在赶路的一段段时光里,让原本奔波疲惫的日子,都变得柔软而明亮。只要带着温热的心向前走,就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,在前方等我。